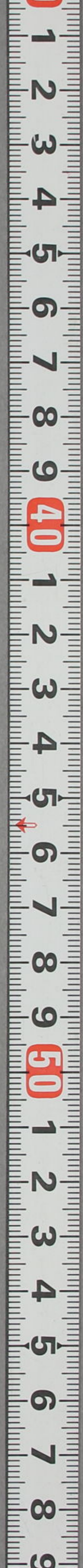


荀子集解

□ 13  
1996  
1



荀子集解

極  
大  
切  
ニ  
取  
リ  
扱  
ウ  
テ  
下  
サ  
シ

□ 13  
1996  
1

門口七  
番  
卷 1-6  
1990

鯨子集解

三十一卷

事

光緒辛卯季夏  
思賢講舍開雕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眾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槩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焚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

序

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譏橫生。擯之不得與於其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

沙王先謙謹序。

例略

明倫十四年自寄  
承校出版部氏贈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攷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讎

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註本。此

蓋多誤。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此

翻。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騫。槎客吳縣

朱。免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昭。紹弓。嘉善謝

塘。金圃輯校。以端於揚。氏之注。其別。皆增。不具。圖。闕。末錢大昕

跋。見攷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

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蕝事。是

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為是。盧所

據大字宋本。為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

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為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

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  
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弔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  
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  
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為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  
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尚有可  
采為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  
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閒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  
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即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  
昌純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為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  
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本同熙甯元年國子監劄  
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  
攷證此即

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某熙甯舊本。亦未為  
善者也。然在今日為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  
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  
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  
比部論楊倬二書。並見攷證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  
佃江西漕司本。龔士離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  
和顧千里澗賞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敘而行之。  
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攷證其中如劉台拱  
端臨。汪中容夫。陳奐。顧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

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攷證上。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日荀卿。

避宣帝諱故曰孫。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又集部別集

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丁部

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荀況又楊倞注荀

子二十卷。汝土子大理評事。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戰國趙人荀況書。又楊保

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

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

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

今來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

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

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

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許

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錞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祕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尚

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

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鋟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變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倖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据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旣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微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

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眾。二子適見世。晝寢舖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羶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爭。傲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

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爲十二卷至倬始分爲二十卷而注釋之洵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

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

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

楊倬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馭臂子弓子

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

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

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交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

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

孫臏倬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

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

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樵樵，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製，熙寧舊本亦未爲善。當俟詳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荀况撰。况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二十三篇。王應麟考證

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况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

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辨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偽之偽。遂譁然摺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

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爲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爲定論也。倞注

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一函八冊周荀況撰。

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欵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爲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爲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函十冊周荀況撰三十二

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卽是人第書首標題爲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賈割

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板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撫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為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為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宋呂夏卿大字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後有將仕郎守

祕書省著作佐郎克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堯圃先生云。楊倞序。元和十三年。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

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清取之於藍請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薊巖周君收藏。薊圖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爲薊圖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黃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二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纂圖互。

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別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盧文弨校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庸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

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相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

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詰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樛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蕝事。以墉譚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頗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

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塘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孫多矣何不取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尙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密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旣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竝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

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爲繇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爲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竝衡。以是爲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錙于沁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卽惡必假人爲。爲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爲耳。孟荀之指。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

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指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臆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樞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

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志校荀子後敘。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

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贇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萋繁於一時。時至而後。般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有人道我善者。

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天下無

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右

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釋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

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樞柱楣椽之材。森然陳於目前。大

夏之器具矣。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朱子按唐

仲友為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

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

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即四種之一卷。末有劉

向敘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繙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卽第六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爲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遵王稱爲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宋槧大字本。唐楊

倬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

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覩之珍云。符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爲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樞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己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劄劄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爲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

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爲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攷。近來舶來盧文弼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爲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眞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爲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爲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爲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爲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慶間盧抱經學士

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齋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鈎本數卷，訪之迺知爲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嚮，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者嚮嚮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齋所舉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

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冢田虎有荀子增補四卷、久保愛有荀子增補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為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

攷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

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

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也。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

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

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韓詩外傳客  
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  
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于君。若何。春  
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  
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  
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  
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  
請孫子。孫子偽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  
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  
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  
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

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  
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  
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  
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  
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潛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  
殺之。夫厲雖癰腫痂疔。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  
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  
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媼母力父。是之  
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  
同。詩曰。上帝甚惱。無自瘳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  
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

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俛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卽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倬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

守大理評事楊倬。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倬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倬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倬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倬爲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本書  
列傳

惠文王元年 潛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	十一年	三年
四年	二十九	十二年	四年
五年	三十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	十四年	六年
七年	三十二	十五年	七年
八年	三十三	十六年	八年
九年	三十四	十七年	九年
			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

十年	三十五年	十八年	十年
十一年	三十六	十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三十七	二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三十八	二十一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三十九	二十二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四十	二十三年	十五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
			王伯篇齊潛用強齊中足以舉宋

燕秦趙魏韓兵破我濟上王走莒

仲尼篇潛王毀於五國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列傳齊襄王時於鄆秋復會於荀卿最為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十七年

二年

二十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三年

二十六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四年

二十七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五年

二十八年

二十年

田單殺燕騎劫

秦伐我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議兵篇齊之田單世俗所謂善用兵者燕能并齊而不能疑

二十一年

六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一年

秦拔我郢燒夷議兵篇秦師至陵王東保於陳而鄆郢舉若振稿然

也故田單奪之

二十二年

七年

三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八年

三十一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九年

三十二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十年

三十三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十一年

三十四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二年

三十五

二十七年

復與秦平入太彊國篇今楚父子為質於秦死焉至是乃使

荀子家語攷證

二十八	二十八年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九	二十九年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	三十年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一	三十一年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二	三十二年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三	三十三年	三十八	三十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九
		五十九	六十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九
		六十九	七十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八	七十九
		七十九	八十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八	八十九
		八十九	九十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九
		九十九	一百

拜范雎為相封以應號為應侯

離人役也。仲尼篇楚六千里而為離人役。

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卿答問之語。疆國篇載應侯與荀卿答問之語。

秦拔趙二城平原君相

孝成王元年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又秦四世有勝又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皆謂孝公至昭王

二年

王建元年

四十三年

三十五年

三年

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

四年

三年

四十五年

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

五年

四年

四十六年

二年

六年

五年

四十七年

三年

管子卷首 改證

七年

八年

九年

秦圍邯鄲魏信  
陵君奪晉鄆兵  
平原君求救於  
楚使春申君  
與魏救趙卻秦  
存邯鄲

六年

七年

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楚世家六年秦議兵篇韓之上  
圍邯鄲趙告急地方數百里完  
于楚楚遣將軍全富足而趨趙  
景陽救趙七年趙不能凝也故  
至新中秦兵去秦奪之  
春申君傳四年臣道篇平原君  
秦破趙之長平之於趙也可謂  
軍四十餘萬五輔矣信陵君之  
年圍邯鄲邯鄲於魏也可謂  
告急於楚楚使矣又爭然後善  
春申君將兵往戾然後功出死  
救之秦兵亦去無私致忠而公  
案六年圍邯鄲者是之謂通忠  
傳作五年誤之順信陵君似  
之矣

十年

秦兵罷

九年

五十一年

七年

十一年

十年

五十二年

八年

以荀卿為蘭陵列傳齊人或譏  
荀卿荀卿乃適  
楚而春申君以  
為蘭陵令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三年

九年

徙於鉅陽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四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五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十六年

十二年

平原君卒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二年  
三年  
始皇元年  
二年  
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春申君徙封于吳

李斯列傳斯辭荀卿西入秦會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悼襄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王東徙壽春

莊襄王卒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攷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為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答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為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

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二為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為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為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鱗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為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

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  
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  
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  
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  
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  
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  
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  
歲。何獨於卿而疑之。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  
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  
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韓非子難四篇。  
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僂。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

事僅見此。本書疆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  
燕鮪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  
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  
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常。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  
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  
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  
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  
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  
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  
文之不能用士也。

胡元儀。郇卿別傳。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

孫之後或以孫爲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爲卿于齊郈卿亦爲卿于齊虞卿爲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郈卿亦爲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潛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涓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眾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涓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潛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潛王不聽各分散慎

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郈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念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豈有之矣然則胡不歐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

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鯨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偶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

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疆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喏。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

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佖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潛王奔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卽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潛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爲襄王。襄王復國。尙脩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爲老師。于是郇卿三爲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郇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郇卿。卿去之趙。

趙以爲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爲變詐之兵。郇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議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卿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僂矣。兼

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郇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不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

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郇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郇卿也。郇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也。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

國未嘗不榮也。今郇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遺書謝之曰：諺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懸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郇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侷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愍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放暴擅疆。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蠃螟，鳴梟爲鳳凰。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

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隙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郇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爲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郇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爲秦相，卿聞之，爲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益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郇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郇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郇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祿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脈譜。郇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浮丘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馯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俶，亦爲經作傳。傳郇卿。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爲博士。郇卿尤精于禮書。闕有聞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郇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囂、毛亨、浮丘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爲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法。郇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

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實涕其書可比于傳記可以為法諒哉斯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汗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秘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為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

郇侯之後以國為氏

詩郇伯勞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郇本侯爵郇侯曾為二伯詩舉重者言故毛傳云

然後去邑為荀晉有荀林父生庚裔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

淑生儉緄靖肅汪爽請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逕猗氏

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

之境郇國晉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伯之後仕于晉獻公

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子息屬之親疎

未詳林父子庚成二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

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

年入于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寅至郇卿幾二百年出哀五年至周

報王十六年得二其間幾世不可詳矣林寶所云皆据郇氏家

百九十四年也

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荀淑傳稱淑為荀卿十一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誤衍一字歟。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為荀此乃想當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所已滕蒧任荀僖姑偃依是也。郇國之郇詩郇伯勞之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荀不作郇矣。國語訾祐言范文子受以郇櫟字皆作郇并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郇。凡經典之中竟無郇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去邑為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史記稱

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為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璽云漢不避嫌名。時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于荀卿反改之耶。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案謝東璽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為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郇卿之為郇伯之後以國為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于戰國正屬趙。故為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為氏也。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

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姓并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田完，陳恆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為言，尙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郇以著所出。故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為卿于齊，孟子自言我

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為卿，蓋卿即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為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為卿于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為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為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

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加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鄒卿潛王末年。至齊矣。今鄒卿書疆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潛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潛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鄒卿適楚。不久即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尚修列大夫之缺。言潛王未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尚能脩列大夫之缺也。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

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鄒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淳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即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潛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潛王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爲之說耳。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

年以荀卿爲蘭陵令。然則郇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于君。審其詞意。必郇卿爲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卽謝郇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年。趙孝成王之蓋二十三年。議兵于趙孝成之前。卽此時矣。劉向云。孫卿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郇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于人國一章。彊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睢傳。睢爲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卽楚考烈王八年。郇卿爲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郇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

得其實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郇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卽由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郇卿于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讒郇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于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切所爲。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郇卿于趙之客。蓋卽朱英歟。由是言之。郇卿復爲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園所殺。郇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爲蘭

陵令不過三四年耳。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郇卿爲之不食，覩其羅不測之禍也。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尙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郇卿以湣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湣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郇卿說齊相之辭，但曰：「巨楚縣吾前，大燕鱗吾後，勁魏鉤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郇卿乃適楚。必湣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齊，亦卽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李斯傳：斯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郇卿曰：物禁大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郇卿爲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敘此事畢，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爲郇卿爲之不食之明證也。劉向雋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餘皆重複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已言之矣。然漢志旣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

詩子卷首 攷證

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卽郇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今已久佚。漢志亦從本書別出。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僂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爲是弟一篇。自凡成相。辨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弟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弟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弟四篇。自請成相。以喻意。是弟五篇。台之賦。亦與此類。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

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有楚蘭陵令郇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郇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爲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郇況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郇況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曰。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郇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間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出皇甫謐帝王世紀。世本有姓氏篇。見

左傳正義引。李淑疑非郇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為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攷訂史記者。即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為訛繆矣。其書不見引于羣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虞荔鼎錄云荀况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劉向云孟子以為人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郇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郇之卒年相

去百餘年為言也。向徧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闕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為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

根卒子根卒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此毛詩得郇卿之傳也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一作包丘見鹽鐵論毀學篇浮丘蓋齊地名因以為氏浮包同聲字如春秋浮來之地左傳浮來公穀皆作包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

客與申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始為詩號魯詩此魯詩得郇卿之傳也

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左丘明授會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

以授會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陽武人此云張武威傳寫之誤張

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楊士勛穀梁疏

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浮

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

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于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郇卿之傳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于

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韓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子弓傳江東矯子庸庇

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誤也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亦誤當以史記為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雷江東二字在中間不誤然子弓史記云楚人漢書云魯人未詳孰是也郇卿善為易得子弓之傳也

郇卿傳易于何人不可考。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不可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為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賈公彥儀禮疏由是言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為駢臂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駢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別無聞。非駢臂也。楊注力辯非駢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

皆以郇子之子弓即駢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為仲弓云。子者。著其為師。元人吳萊以為子弓之為仲弓。猶季路之為子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業于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以為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云。見經典釋文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為即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能受業。即以為郇卿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子。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耶。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美郇卿案。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

多殘闕。不見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會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侏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爲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年。其間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卽因此緣飾。末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爲。

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卽斥爲刻覈。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爲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爲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人邪。郇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末侏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郇子侏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窒莫

甚焉。妄云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爲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間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議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禽邪？凡此皆見于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爲劉向所爲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讒郇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駕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實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爲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畱此武斷之說于世也。

荀子序

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荀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

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  
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  
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  
氏章句。漢氏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  
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  
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  
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  
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  
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  
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  
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

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  
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  
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  
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間  
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  
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弟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弟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弟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弟四卷

儒效篇第八

弟五卷

王制篇第九

弟六卷

富國篇第十

弟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弟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弟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盧文詔曰。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弟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弟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弟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弟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弟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弟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弟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弟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弟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弟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弟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長沙王先謙集解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

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盧文弨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王念孫曰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王  
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並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林  
荀子文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

大切三取投子  
下廿个

為非也。宋建監本岐出，亦緣所承各異。故王氏應麟無以定之。謝本從盧校，今仍之。木直中繩。

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直也。晏出。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陰柔後必槁滅。轉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羸。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君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行下孟反。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表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

日參已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記一本作君博學如日參已焉。與俞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一本也。而日參省乎己，與荀子文同。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荀書自作而日參省乎己，參三義。

同羣書治要作而日三省乎己，易參為三，是本。故不登高山，不

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

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謝刻從盧校，干作于。注文作于，越猶言於。越，盧文昭曰：于，越。宋本

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次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隄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竝作于越。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

得改干越為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辭見漢書貨殖傳：淮南道藏本及朱東光本皆作干。宅本皆改為于。俞樾曰：案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竝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吳干戰，未亂不

得入軍門。國子適其齒，遂入為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為敵國，非

南子卷一

即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為江邊地，非是。辨之。作邢說文邑部，邢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邢，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邢是也。古書言邢，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吳邑而即訓為吳也。案王氏雜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則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及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殖傳之干越，當為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殊路篇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吳干先為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吳干戰及左傳吳城邢，即其明證。干為吳滅而吳一稱干，猶鄭為韓滅而韓亦稱鄭。謝靈運詩，韓氏所駁亦非也。今依劉王說改。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聽而助之福。引此。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樾曰：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為例，遂斷上引詩為一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上節，亦未安。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

當分段。今正。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

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

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

曰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

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並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

文雖小異，作江海則同。俞樾曰：能當讀為耐。漢書食貨志：能風

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君子生非異也。

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南方有

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南方有

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

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鳥名也。苕，葦之秀也。今

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葦，方言云：鶴，鳥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

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



狀

為清未見所出又曰高... 近赫懿行曰大略篇云... 庶人不佩湛之糜醢... 也芷即蒨也... 及酒皆不美惟漸之鹿醢... 非不美所... 漸者狀也...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為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子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祝通也祝祝通也祝祝通也祝祝通也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而焚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

晴與倚同類也。○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士念孫曰。羣居與晴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馮也。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醴酸而螭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眾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盧文弨曰。慎其元刻作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備焉。盧文弨曰。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別備。謂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轍調。誌。詩。注。引此。亦作備。轍作循。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案。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積土成山。

詩經卷第一



衛也。幹林。大。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衛先謙案。王說是。曰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

聰。○盧文弨曰。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

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

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

兩能字。今依王。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郭璞云。龍

說改從宋本。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

五技而窮。才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

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

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弨曰。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

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螻蛄與梧音近。揚說似未參此

之。螻蛄鼠之鼠。合為一名。而謂之螻鼠。又以此螻音相近。而謂

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

則。梧為誤字明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當以楊說為是。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

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

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盧

文弨曰。注鳥鞠。元刻。作粘鞠。毛傳作粘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

琴。鳥舞魚躍。○盧文弨曰。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鱗魚。亦

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

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魚沈伏。因鼓瑟而

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潛魚。潛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

酒。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酒。君子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

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尚注

以為長頭。口在頷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鱗魚。口在頷下。合

故論衡。作鱗魚。此二書別為一義。盧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

游魚。何云出聽。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

文生義。斯為謬矣。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

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

駿。又曰。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

盧文弨曰。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

二句。出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

木潤。王念孫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潤。潤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

草字。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字。宋本木上

酒

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黠  
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謂木潤也江賦文賦注並  
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  
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  
處於山而木潤文雅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  
小異而亦無草字

者乎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  
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  
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至於成者此文亦言為善或不積邪  
積則安有不聞者乎語意曲而有味治要作為善積也學惡乎  
徑刪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

始惡乎終假設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  
屬也。盧文昭曰典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  
禮疑當是曲禮之誤

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十君子聖人為三等意言在乎  
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士終聖人生則不真積力久則入  
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

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書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也  
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郝懿行曰按下文方云樂之中聲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  
聲疑非即謂樂章且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  
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  
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  
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  
流與此言詩為中聲所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  
止可互證郝說非也

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  
言云齊謂法為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  
刻無羣字林曠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  
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  
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故  
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  
車服等級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  
風鳥獸草木

之文也

荀子卷之二

八

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衰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

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

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

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或曰。端而動。一可

謂端莊而言也。先謙案。臣道篇云。喘而言。騰而動。而一皆可

為法則。與此文同。則讀端為喘是也。說文。喘疾息也。或動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纒同。虛

拱曰。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

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餽獻之物也。郝懿行曰。

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己有。非可獻人。直以為玩弄之

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為玩好而已。故

以禽犢譬況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謂。君子不許。故云。禽

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

非郝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著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

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於為

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為先。人無禮。則禽犢矣。上

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又云。為之人也。舍之

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變其文耳。小人學。故不

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故不

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噉。噉

曰。噉。噉。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警同。說文云。警。不省人言也。與

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

讀躁為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

傲。可與言而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瞶。皆與論語同。

惟變躁為傲。可證也。傲。即躁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

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

亦段傲為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為傲。實

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躁為傲。

乎。先謙案。問一而告。謂之讚。讚。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

俞說是。問一而告。謂之讚。今贊禮謂之讚。讚。古字。口與言

多通。○盧文昭曰。李善注文賦。引碑蒼云。嘈。聲兒。嘩。與讚及

近楊。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如響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

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

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

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

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

則稟仰師承。周徧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習者。習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

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為徑。即下文所謂踐徑。言入學之踐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禮經字訓。為疾。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直徑如涪。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與子之莫徑。楊以為學之大經。失之。郭嵩燾曰。近其人。謂得其

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隆禮。謂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讀經為徑。引脩身篇之莫徑。謂即本篇所謂莫速。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於詞為複。上文學莫便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染有始。知分。驕恣諸篇。高注。竝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經。禮與刑。又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道。聽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是荀書自有此文法。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

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郝懿行曰。安猶狀也。焉也。特直也。猶言但也。學雜識者。識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職同。謂標題也。如

今學。僅課讀。用紙為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陋儒。但能標志。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作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竝出。識志二字者。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

荀子卷一

荀子卷一

荀子卷一

荀子卷一

荀子卷一

荀子卷一

荀子卷一

荀子卷一

字為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  
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  
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  
足正後人竄改之謬先謙案學雜識志王說是安猶案也特猶  
直也此云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猶解蔽篇云案直將治怪說  
玩奇辭也安案竊猶則也荀書用安案字或為語詞或作則字  
用其用則字亦然彊國篇云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使楚謂使  
左則左使右則右也臣道篇云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謂是則曰  
是非則曰非也正論篇云暴國獨侈安能誅之確字謂暴國獨  
侈則誅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  
篇云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謂以聖王為師則  
以聖制為法也此並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  
為利也仲尼篇云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云至成康  
則案無誅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  
用安案亦語詞彊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  
也則其殆無儒邪天論篇云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  
數則字語詞則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  
亦猶安案也皆在於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為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虛文  
昭曰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

可勝數言全表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曰楊訓頓為挈於古無據  
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為挈虛以頓為頓挫於義尤迂  
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詘五指而引之則全表之毛皆順也廣  
雅曰拖引也曹憲音頓古無拖字借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  
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釋名  
曰擊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擊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更  
捕索擊頓不以道理稽少孫續史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  
記滑稽傳曰當道擊頓人車馬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  
憲標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輓禮器言作事不由禮法而  
以詩書為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禮則治通不由  
禮則勃亂提慢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足以持譬之  
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譬之  
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食壺也○謝本從虛校食作  
王念孫曰呂錢本作食元刻作食案說文食舖也從夕食思魂  
切餐吞也從食叔聲或從水作食七安切玉篇廣韻食作食而  
飡餐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飡屬魂部故魏風伐檀  
首章之餐與檀干漣塵貍為韻三章之飡與輪漣淪困鶉為韻  
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為飡而集韻遂合餐飡  
為一字矣今俗書飡字作飡而錢本作食自是食之俗字非飡  
字也虛從元刻作飡云飡同餐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  
本正作食以錐食壺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策君

下壺。食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

法士也。先謙。秦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非禮是無法也。又云。好法而行士也。皆可互證。下文散

儒。楊注云。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

儒為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文。檢束。莊子以不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

材木為散木也。問。楛者勿告也。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

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

京賦曰。鸞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

功。鄭玄曰。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

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

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

言。謂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

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盧文弨曰。順。宋

本作恆。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

引。同。郝懿行曰。傲與放同。放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身猶人也。

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

匪交當為彼交。言

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弨曰。匪亦

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教。成十四年。引仍

作彼交。匪教。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

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

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

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

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

交讀為狡。廣雅曰。狡。繒。侮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

聞小雅。桑扈篇。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

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

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

巷之人也。或善或不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

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盧文昭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樾

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周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思索以通之。意也。為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為其人以處之。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為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曰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去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

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

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

得通矣。此文四之字。竝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

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

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

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

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

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郝懿行曰。德操

謂有德而能操持也。生死由乎是。所謂國有道不

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

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能應。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喻許急反。此音紫。○盧文弨曰：喻喻，皆此。元刻與詩攷合。宋本作滄滄。訛訛。

同。注。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盧文弨曰：案扁外傳作辯，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世之益更大也。郝懿行曰：扁當為辯。韓詩外傳一作辯，是也。辯訓平也。治也。楊讀為辨，而訓別。非荀書多以辨為辯。王念孫曰：扁讀為偏。韓詩外傳作辯，亦古偏字也。○魏觀曰：扁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扁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偏善之度也。楊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以修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修身自為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性。○陳生則身後彭祖以修身自強。以本脫則名配堯禹於義為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

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王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而

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縣篇曰：止日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賦

處。○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凡用血氣志意知慮

由禮則治通。王引之曰：下文以節疾為韻。雅野為韻。生成甯為韻。於時達與優為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

通而於時達與優為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恒恒之恒。○齊甫字。從旦聲。而與榮為韻。故事可勸也。之勸

與列藝為韻。○梁惠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恃亂亂與

達亦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提舒緩也。爾雅提提安也。詩曰：好人

合韻。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提提皆舒緩之義。○郝懿行曰：勃與

恃優與媠並同。媠謂相侮易也。荀書多以優為媠。或以為媠。慢

謂情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羣貌。箋云：提提然樂然則提者羣

居相樂。優者狎侮相輕。皆不由禮使然。先謙案：下文難進日促

注云：促與提媠皆同。謂弛緩也。是提優二字義同。故與勃亂對

文。言不由禮則血氣強者多。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

恃亂弱者多。弛慢也。郝說非。

先謙案和

節猶相適。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

之人。郝懿行曰：雅對野言。則兼正也。嫺也。二義野者反是。王

引之曰：楊分夷固為二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僻違猶言

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修身篇又云：體

倨固而心執詐。於後未試論作執。辯是固與倨同義。附注：相。祭

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謂卑謂也。固倨也。是倨傲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倨傲下人。是固也。故曰：固倨也。固倨也。固倨也。

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

善先人者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詔之言陷也。諛以佞

故為不善和人也。王念孫曰：楊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導

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而莊子漁父篇

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詔。導與不導。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

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是詔諛即導諛也。導與

詔聲之轉。詔諛之為導諛。名及之為導及。禪。是是非非謂之知

服之為導服。皆聲轉而字異也。能辨是為是非。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

良曰賊。是謂是非。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

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之人。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謝本從盧

文。昭曰：非義。元刻作弃義。王念孫曰：虛本作非者。為影鈔。宋本

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

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

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媿皆

同。謂弛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

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

之為言。猶澆也。屋下水穿。俄頃滲漉。故易忘者似之。耗猶舉也。

林。注：傷敗之名。詩：雲漢。釋文引韓詩云：耗惡也。然則多而雜亂

斯之謂惡矣。王念孫曰：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

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蓋矣。今案耗

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詔。導與不導。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

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是詔諛即導諛也。導與

詔聲之轉。詔諛之為導諛。名及之為導及。禪。是是非非謂之知

讀為耗。耗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耗亂是也。耗與耗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贊寢以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彌遠。精神篇：志氣日耗，高注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耗。賈昌朝：釋文：耄，音辨。曰：耗，老也。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耄，音本。於文：耗，之。耳。耗，荒也。音耄。荒，亂也。字亦作耗。漢書：刑法志曰：穆王耗荒。耗耄，耗古並同聲。耄荒之耄，通作耗。猶耗亂之耗，通作耗矣。

**治氣養心之術**也。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言治氣養生，故以後彭祖為說。然其道不外由禮。故下文曰：禮信是也。此自論治氣養心之術，與上不相蒙。楊述云：以禮修身，不必如彭祖。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郝懿行曰：漸與潛古字通。韓詩外傳二：作潛是。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易良也。王念孫曰：漸讀為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

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太尉劉寬碑：演策沈漸。漸竝與潛同。楊訓：漸為進。又訓為浸。而**勇瞻猛戾則輔之以道順**也。此性多不順，故音子廉反。皆失之。郝懿行曰：瞻字疑誤。韓詩外傳二：作勇毅。強以道順輔之也。郝懿行曰：瞻字疑誤。韓詩外傳二：作勇毅。強果翁樾曰：順當讀為訓。古順訓字通用。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即導訓也。楊注非。**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遠，故節之使安。**狹隘褊小徐也**。先謙案：注給各本作急。據宋台州本改正。

**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溼亦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盧文弨曰：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郝懿行曰：卑溼猶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王念孫曰：卑溼謂志意卑下也。說文：濕，濕若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見生號啼之聲，鴻鶴高鳴者，壽。嘶，濕下者，天是濕為下也。濕，古字通。抗舉也。觀勳

之。初，下篇注：文王世子注。士志意卑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注

皆失庸眾驚散則劫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驚謂材下如驚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劫奪去也

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僨棄則炤之以禍災輕薄為僨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

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俞樾曰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

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為衍文楊注不及思索之說其所見本未衍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

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盧文弨曰案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

治古今難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非好善不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怒惡之謂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

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謝本從盧校首次句末並有矣字省下則作而盧文弨曰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元

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中

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為對句則失其旨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正身勞而心安為之利

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

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

顧千里曰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

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荀篇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俞樾

曰荀子之意以為事窮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

而義多為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

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聽計從恣其所欲為順則委身以

從之而已文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為暴而窮君不能為故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

音古○盧文弨曰案說文云閱其數於門中也史記積士君子

日日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士君子

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

術法也。王引之曰：人讀為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愛仁猶言仁愛，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

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

汗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

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盧文弨曰：

之曰橫讀為廣。表典文術。○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

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雖困四夷

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汗。倨傲也。固鄙固

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

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

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為情雜汗。謂非禮

義之言也。○盧文弨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

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

之訛。蓋有分并之故也。王引之曰：執詐當為執詐字之誤也。議

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詐尚功

利。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

執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

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

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揚子

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懶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

人苟求免於事之義。○盧文弨曰：此注多訛。脫今案文義改正。

郝懿行曰：注引或說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懦畏事之意。故

下又云：偷儒憚事。注義甚明。不必改此為輸而援方言為訓。饒

樂之事則佞兒而不曲。兒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

曲謂直取之也。○俞樾曰：不字涉下不

慤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楊注

誤先謙案：俞說非也。兒與銳同字。似銳。兵官謂銳。漢書：若

利也。謙釋文：選五等論云：夫進取之情銳。李善注：銳猶疾也。

疾與捷義亦同。此言遇勞苦之事則偷脫以避之。遇饒樂之事

議



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謂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而故得其大于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而不為。先謙案：楊注非也。止與大學止於至善之止同意。言君子之辯之行皆不止乎此，解蔽篇云：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足與此止之義合。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盧文弨曰：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郝懿行曰：倚與奇、魁與傀俱聲近，假借字。奇、傀言其事譎，不常

也。先謙案：不苟篇申徒狄行之難為者也。惠施鄧析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亦即此義。文可互證。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者待也。故遲之訓為待。音直。史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以相警厲，必曰遲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我當遲行而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規下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為學者，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盧文弨曰：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間本後人妄屨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厭其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

○謝本從盧校作或不為之耳。盧文弨曰：宋本作或不為爾。王念孫曰：呂錢本並作或不為爾。盧從元刻於不為下。增之字。爾改耳。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郝懿行曰：為善惟日不足，多暇日者，遊閒不事事也。出入疑當作

出人言不能出人前也。王念孫曰：出入當為出人言為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人必不遠也。志而體，君子也。齊賦而

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日多者，能勤出人，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先謙案：道雖邇，下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

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上事也。謂能治其事也。先謙案：法即禮也。好法以下，文義不連上。宋

台州本。提行。今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王

從之別為一段。念孫曰：爾雅篤，固也。說見經

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

業篇：戴大圖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

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王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楊說失之。說見毛詩述問小雅人之齊聖下。

人無法則偃偃然。偃偃，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有法而無志其

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猶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失之。

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其

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先謙案：凡荀書法類並言者，解依勸學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

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

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

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以師為師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王念孫故學也者

日舍亂妄無為言所為皆亂妄耳。楊說非。

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

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

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加惕悍而不順

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則可謂不詳少者矣

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虛文昭曰案二字古通用先謙案

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

不窮窮而通者積焉。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者天

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盛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賈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義與此同。俞樾曰楊注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

冕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強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為鰥寡則通者豈不

不窮窮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即可謂此文

之義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

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俞樾曰人

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常為禍漢書

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

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

文之大過特不知過為禍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

謝本從虛校作遠慮王念孫曰遠思疑當是遠慮王念孫曰

呂錢本作遠害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害又君子下益其遠

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士今益其遠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春秋知度篇王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

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其遠害也

王念孫曰

其遠害也

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荀子卷第一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